

THE CRITIQUE OF  
THE EMPIRICAL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西方主流经济学  
实证方法批判

梁建洪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 西方主流经济学 实证方法批判

梁建洪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批判 / 梁建洪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  
(天津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6823 - 5

I. ①西… II. ①梁… III. ①西方经济学 - 研究  
IV. ①F09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0060 号

· 天津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

##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批判

著 者 / 梁建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桂 芳

责任编辑 / 桂 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7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823 - 5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摘要

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实证方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研究在科学形式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本书旨在对该方法不足的揭示方面做出一点尝试性探索，以期对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基础和外围领域做出分析和梳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为参照，从基本逻辑、对待现实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实证原则进行分析，从两种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差异入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论原则的特征做出比较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与实证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本书就此做出专门探讨，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理出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过程，从中对其研究方法上的随附性问题做出探讨。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笔者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拜物教性质。实证方法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工具，无所谓缺陷与否，而这一方法一旦置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之下，就具有拜物教性质，成为西方经济学本身拜物教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思维形式从根本上服从于资产阶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日常经济活动需要。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拜物教性质的揭示，应当深入它的基础领域，即资本家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在这一基本思路下，本书就从资本家孤立化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孤立化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做出研究；从资本家数量化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数量化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做出探讨。

第三部分同样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实证方法进行了反思，通过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来弥补孤立化研究的不足；通过博弈论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来弥补人与人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对经济学实证方法功能的重新定位，尽可能弥补这一方法拜物教性质的缺陷。虽然这些反思丰富了研究方法的形式和内容，但从技术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偏微分的锁定方法以及博弈论的转换方法，完成上述研究内容与其已有方法的对接，实质上依然是用老办法研究新问题。经济学实证方法功能的重新定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拜物教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重构，可以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那里得到启示。

本书最后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放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诺斯对中国经济走向的暗示与罗素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拜物教前途的局限，更加坚定中国特色发展方向的信念。

本书的创新点是从经验的角度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了西方经济学实证方法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依附性及其困境；揭示了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物性转变方法；揭示了计量经济学利用偏导数进行孤立化研究的实质。

##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s prevailing lies to a large extent in its positive methodology.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positive methodolog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of it is also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As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result of economics, it is of grea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it has its own flaws. Thus, this book aims to make a tentative exploration into the imperfect aspect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is methodology.

This dissertation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introduction. The second one analyses the basis and related fields of the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third chapter takes the positive principle of the Marxist economics as a reference, analyses the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respect of the basic logic, realistic attitude, etc., and compare the two schools of economic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ere are deep roots between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positive philosophy, and natural sciences. This part specificall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alyses their changes and discusses the contingent issues in its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second part is the central part containing two chapters. We argue that the fundamental flaw of the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s fetishism. Positive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research tool—to say nothing of shortcomings. Once applied in Western economics, it is fetishistic and has become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fetishism. It is basically submitted to the daily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bourgeois in pursuit of

surplus value. To reveal the fetishistic nature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we should examine its fundamental fields, that is, the usual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capitalists. The fourth chapter starts with the isolated daily economic experiences of capitalists to study the fetishistic nature of isolated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fifth chapter starts from the quantitative daily economics experiences of the capitalists to discuss the fetishistic nature of quantitative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third part contains the sixth and seventh chapters and is still the central part of this book. Contemporary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reflected its positive methodology and tried to correct the shortcomings in its isolated research by the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overcome its flaws in the study of human relations by game theory; and make up its fetishistic weaknesses by redefining the function of the positive methodology. Although these reflections enriched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echnically connected the new content with its old method by way of partial differential locking and the conversion method of game theory, in essence, it is still a case of using old methods to study new problems. Such redefinition did not bring a fundamental change to its fetishistic natur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can find inspiration in the methodological practice principle of Marxist economics.

The last chapter examines the fetishistic nature of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the broad background of Chinese history. According to North's suggestion of China's economic trends and Russell's expectation for China's development direction we can recognize more clearly the limitation of the fetishistic nature of the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unwaveringly strengthen our convi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jor innovative points of the paper are listed as following: (1) Reveal the fetishistic nature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2)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ethodology between the

Marxist economics and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3) Analyze the contingent issues between the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natural sciences; explore the dilemma of the positive methodology of Western mainstream. (4) Present the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method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the study of human relations. (5) Reveal the essence of econometrics which is actually an isolated research using partial derivative.

#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001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00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009
第三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问题 .....	025
第四节 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030
第五节 研究的主题和基本思路 .....	033

## 第一篇 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及西方经济学 实证方法的随附性

第二章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实践原则差异及其经验基础 .....	043
第一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规范原则探源 .....	044
第二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的基本分野 .....	057
第三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实践原则的经验差异 .....	073
第三章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及其随附性困境 .....	080
第一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 .....	080
第二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随附性 .....	088
第三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随附性困境 .....	094
本章小结 .....	098

## 第二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 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第四章 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经验基础 .....	103
第一节 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内涵 .....	103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经验基础 .....	110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孤立化研究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118
本章小结 .....	126
<b>第五章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b>	<b>127</b>
第一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历史演进 .....	128
第二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内在依据 .....	133
第三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138
本章小结 .....	151
<b>第三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反思与变革</b>	
<b>第六章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反思与局限 .....</b>	<b>155</b>
第一节 计量经济学对孤立化研究的反思与局限 .....	155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中人与人关系研究的转换方法 .....	161
第三节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功能转向及其局限 .....	168
本章小结 .....	173
<b>第七章 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思考 .....</b>	<b>175</b>
第一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变革的原则和方向 .....	175
第二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预测功能的基础 .....	185
本章小结 .....	193
<b>第八章 诺斯的暗示和罗素的期待：中国经济走向启示录 .....</b>	<b>194</b>
第一节 诺斯的暗示及其理论实质 .....	194
第二节 罗素的期待及其启示 .....	200
<b>参考文献 .....</b>	<b>203</b>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具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综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可以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学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的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发展迅速，在大学讲堂和经济研究机构、《经济研究》等国内主要经济学学术刊物及各省级主要学刊的经济学研究栏目、主流媒体和政府经济政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比较的结果。这种对比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二是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这两大阶级理论体系具有不同的阶级性、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历史观，还具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体系”。<sup>①</sup> 我国学界的一个传统领域就是对两种对立

---

<sup>①</sup> 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第 9 页。

的经济学做出比较研究。<sup>①</sup> 改革开放之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有所改变，两种对立的经济学在我国一并存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还有人不断尝试着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到目前为止，其影响力似乎已经超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则相对萎缩。比如，在许多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被挤出经济学院，与思想政治课划归为一类，这虽然有教育方面的考虑，但它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萎缩趋势。

两种基本对立的经济学呈现出各自扩张与萎缩的鲜明对比，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任何一门学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有其既定的适用范围及其自身的局限。其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层面影响力的扩大，会带来或者可能带来怎样的现实后果，是本书特别关注的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当代中国理论和现实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本书将从后者入手，从方法论角度致力于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的不足及其对我国理论和现实的负面影响，以冀对它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 （二）实证方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步走向兴盛的有力支撑因素

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力扩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证方法就是其中的一个有力支撑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并不深奥，观点也并不新鲜，有的就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马克思的眼中，无非都是一些“儿童读物”。<sup>②</sup> 然而，自从西尼尔之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从方法上向孔德的实证主义靠拢，在斯图亚特·约翰·穆勒和凯尔恩斯等人的持续推动下，开辟了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科学传统”，形成一套所谓的科学实证方法。自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被逐步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武装起来，常识扮成了科学。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得力于实证方法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显得最像科学。

<sup>①</sup> 有的经济类学术刊物，如《经济纵横》，就设有对两类经济学比较研究的专门栏目。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782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西方社会获得主流地位，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充当着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角色。<sup>①</sup>而从方法论来看，获得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主要是得益于实证方法。且不说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是否真的科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从形式上显示出一种追求科学的精神。近代以来，科学的巨大发展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给资本家带来了实惠，“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sup>②</sup>。通过科学获得利益是资产阶级的现实经验，对科学方法的重视也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过程的一个重要体现。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方法学，它是尽可能地运用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科学，它追求科学形式，也得益于科学形式，在众多的经济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主流。

科学研究形式稳固了主流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也推动了它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诸如数量分析方法在我国经济研究中发挥了作用，博弈分析也曾经成为经济研究的流行方法。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步骤进行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的一个公认的套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理论界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方法上的扩张，其实证方法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学研究的唯一科学方法。

### （三）经济学实证方法与 GDP 至上观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在我国市场经济问题研究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这一方法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它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弥漫着日益浓厚的 GDP 至上观念，表现为 GDP 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高现实原则，追求 GDP 高速增长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指针，推动 GDP 增长成为首要任务，GDP 成为社会经济事务中的头等大事，对 GDP 的痴迷几近达到拜物教的程度。

GDP 至上观实质上是一种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相背离的发展观，是一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其基本逻辑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 17 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 424 页。

长，再把经济增长简化为 GDP 增长。GDP 至上观导致的社会经济恶果正在逐渐暴露出来。GDP 的高速增长往往是大量资源投入的结果，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和过度开发利用，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对 GDP 高速增长的追求，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积累政策获得新的依据而得以延续，劳动者工资待遇被人为压低，购买力得不到提升，内需长期不振；由于对 GDP 增长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了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社会分配问题日益突出，导致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等。总的来说，GDP 至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在过度关注物质财富增长的背景下，人的发展问题长期被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畸变为以物为本，人没有在经济生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而旁落为无足轻重的因素。GDP 至上观日益发展成为一个肿瘤，具有导致中国经济机体器质性病变的潜在威胁。

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难以造成这种结果，而它一旦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就能导致 GDP 至上观念的形成。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是 GDP 至上观念的原始动力，经济学实证方法为这种原始动力提供了恰当的技术手段，二者相结合导致上述问题的产生。

### 1. GDP 至上的社会历史条件

导致 GDP 至上观念形成的因素，除了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之外，还有两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就是近代以来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 GDP 至上观较早的思想源头。从春秋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社会主流思想历经几多变迁，大致经历了东周的百家争鸣、汉代的儒学独尊、两晋的援释入儒、唐代的援道入儒、宋明的理学和清代的实学。<sup>①</sup> 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由清代实学转向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社会，开启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进程。由达尔文进化论演绎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早由英国的斯宾塞提出，他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同样的解释力，社会像生物界一样也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淘汰便成为社会的基本法则。在西学东渐的大形势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 19 世纪末开始影响中国，1897 年严复翻译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

<sup>①</sup> 黄济：《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 3 页。

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胡适曾评价了这一思想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认为《天演论》出版之后，很快就风行全国，以至于被当作中学生的读物，它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意义，在中国的确给了无数人一种巨大的刺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为报纸文章的常用语和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而事实上，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方面对中国的真正影响者是斯宾塞，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清末各种报刊上先后出现了16种翻译和介绍斯宾塞及其学术观点的作品。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深刻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知名学者，其中包括严复、梁启超和章太炎等学界泰斗。社会一度兴起了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热潮，从主张温和改革的官员到激进的知识分子，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斯宾塞主义的烙印。<sup>①</sup>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是持久的，它与中国特殊的历史命运相结合，一方面寄宿在中国某些特有的一般性历史观念当中，如落后就要挨打；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它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的救亡图存斗争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到了和平时期，又对经济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当代GDP至上观念的形成及泛滥，社会达尔文主义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达尔文主义注重国家之间的竞争，信奉优胜劣汰，力主追赶和超越，这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推动了GDP尽可能快地增长。第二，GDP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宿主。在一个长时间相对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中，相较于政治和军事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显得更加突出，而最直观的经济竞争就是看谁的GDP增长得更快，于是，GDP增长约等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约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约等于整个国力的增强。在GDP至上观的形成过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GDP至上观念的另一个源头是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GDP至上观的基本逻辑是，把经济发展看成经济增长，再把经济增长简化为GDP增长，这一逻辑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被界定为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相对

<sup>①</sup> 张世欢、王宏斌：《究竟是赫胥黎还是斯宾塞——论斯宾塞竞争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增加物质财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现实需要。理论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中，生产力处于主要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从理论上讲，紧紧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推动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现实需要和理论引导下，大力发展生产力被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位置。

然而，对于如何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我们则始终采取了一种简化的做法，即把发展生产力简化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为产量的增长，生产力最终被简化到生产产量这个简化点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许多经济思想和政策都有这种简化的性质，比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简化点就是粮食产量，大炼钢铁的简化点就是钢铁产量等。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力的简化点就集中在一个点，即GDP上。综观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政策，无论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把生产力简化于某个点的思路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把生产力简化到某个点上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的本质是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它集中体现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素质上。生产力的提高本质上就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劳动者的素质必须在劳动过程中借助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而生产出劳动产品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便成为劳动者素质的物质体现。然而，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是最核心的因素，是根本的生产力，而劳动工具先进与否、劳动对象精细与否和劳动产品价值高低，仅仅是与劳动力相适应的物质体现。把生产力简化到某个劳动产品的物质点上，实质上就是把生产力片面地理解成劳动工具或劳动产品，偏离了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劳动者。这种对生产力片面理解的直接后果是，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物得到重视，而人的发展则被遮蔽、被忽视。

片面理解生产力同样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之后又长期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社会对物质财富渴求强烈，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相比，前者显得更

加迫切，生产力的发展向物质财富的增加方面倾斜是合乎情理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物质财富增长迅速，居民生活水平获得很大提高，经济短缺时代结束。但是对生产力的片面理解却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片面理解又获得新的生存土壤。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商品经济，劳动产品要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时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商品形式的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的关系。虽然物是人的创造物，然而在商品形式之下，也就是一件劳动产品必须通过与其他劳动产品相交换，其价值才能够被确认，即人的价值必须通过物的价值来体现。那么人的创造物商品就从形式上超越了创造者本身，绽放出比其创造者还要夺目的光彩。由此不难发现，尽管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只要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的性质就是商品经济，只要是商品经济，就难以避免物比人显得更重要的后果，就很容易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的东西，从而忽视了人的因素。这是GDP至上观生长的现代土壤。

## 2. 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实证方法为 GDP 至上观念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技术条件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理论上为 GDP 至上观念提供了新的动力。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崇尚竞争的理论，崇尚竞争的价值理念，直接推动了对 GDP 增长的追求。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为 GDP 至上观提供了技术条件。一方面，从概念上提供了方便，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GDP，为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终极简化点；另一方面，作为主要的技术手段——经济学实证方法，从方法上提供了方便。西方经济学堪称方法学，自新古典经济学以来，西方经济学找到了一整套所谓的实证方法，就是首先通过孤立化，把社会经济进行分解、细化和物化，然后再通过数量化的方法，把物的东西通过货币中介加以量化，最后集中浓缩在几个抽象的数据上。这种方法能够把复杂的经济问题大大简化，为把经济发展最